

從碧亭到藥樓—— 談張夢機詩的由虛入實之境

簡錦松*

摘 要

碧亭是碧潭的名跡，張夢機早年流連之地；藥廬則是他病後長居之所。張夢機三十前後已享盛名，有一天他告訴我，張維翰主持的「中華詩學研究所」邀請他入會，是唯一最年輕的委員。我熟知當年中華詩學研究所的狀況，張夢機這樣喜悅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前期的詩流連在華藻和鍛鍊之中，詩境往往虛構。及至中風以後，移居新店安坑玫瑰花園城，藥樓養疴的歲月雖然寂寞，卻也使他的詩大大不同，詩境進入真實，感人至深。本文將以實例來解說他的前後變化。

關鍵詞：張夢機、詩、虛實、現地研究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該校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From Bi Ting (Green Pavilion) to Yao Lou (Medicine Building) – A Discussion on Zhang Meng-Chi’s Poetic Realm from Xu (Ideological) to Shi (Practical)

Chien Chin-Su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Bi Ting (Green Pavilion) is a famous historic site frequently visited by Zhang Meng-Chi in the early days of his life, while Yao Lou (Medicine Building) was where Zhang resided ever since he fell ill. He became famous in his thirties. He was once invited by Zhang Wei-Han to join Zhong Hua Poetics Research Center and became the youngest member in the center. His joy about this was understandable. The poems he wrote in the beginning of his career were more fictional or more towards practices. After he developed stroke and moved to Hsin Tien Rose City for rehabilitation, his poetic style transformed to be more realistic and touching. This article uses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is changes.

Keywords: Zhang Meng-Chi, Poems, Ideological, Practical, On-site Studies

從碧亭到藥樓—— 談張夢機詩的由虛入實之境

簡錦松

一、前言

碧亭與藥樓，是張夢機（1941-2010）生命中最重要兩個地點。對張夢機來說，碧亭不只是碧潭的名跡，而是他三十歲雄姿英發時的流連之地；藥樓也不止是玫瑰中國城的一戶，是他五十歲以後，風疾病廢中的寄託之廬。張夢機三十歲前後已享盛名，有一天他告訴我，監察院長張維翰主持的「中華詩學研究所」邀請他入會，是唯一最年輕的委員。我熟知民國六十、七十年間（約 1972-1986）中華詩學研究所的盛況，張夢機這樣喜悅，是極有道理的。

碧亭與藥樓的生活，不變的共通點就是茶與詩¹，他不但自己品茶論詩，也最愛與人分享，其淵源可能從李漁叔來，他在《夢機六十以後詩》的〈自序〉中說：

余親炙漁叔夫子最久，追陪殆十年，載酒問字，月必數謁。宵分釀茗，略諳黃州句法；繁香雅室，飮領墨堂春風。²

把序中的漁叔夫子換成夢機夫子，墨堂換成橘堂，大概可以成為我與張夢機往來的寫照。「宵分釀茗」的「宵」字，要解釋成「半夜」，張先生言談的機鋒妙趣，無人不知，他說起古人古詩，或是今人今事，做學生的根本無法插上一句，只能覺得有趣，驚歎聞所未聞。他家的茶，不用小壺小盞，直接把茶葉放在深玻璃杯裡，沒水了，他自己幫我們加水，他覺得茶葉淡了，換了重來。就這樣，往往一坐到半夜。後來張先生要出版《夢機六十以後詩》，囑我打字，看了〈自序〉，才知道師承有自。

¹ 對張夢機來說，香煙與咖啡是更勝於茶與詩的可愛之物，不過，這些嗜好並不相妨。

²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臺北：里仁書局，2004），卷首，頁2。

碧亭在新北市新店碧潭吊橋旁，吊橋南側有石崖懸垂，直插潭綠，雄奇秀麗，兼而有之，亭即踞崖之上，勢若飛動。碧亭所賣的是茶，而且是好茶，所贈的是潭水與清風。張夢機喜歡自己到碧亭分茶吟詠，也喜歡花錢請學生作碧亭之賓，宵分釀茗，不後其師。我初入臺灣師大國文系就讀，張先生適擔任二年級詩選課程，我隨學姐選讀，多次追陪碧亭之遊。以後我與他相見日多，樓頭看雲，水際聽詩，數年如是。

張夢機自得風疾以後，買宅新店安坑玫瑰路五十一巷浩園之中，蟄居二樓，名為藥樓。養疴的歲月雖然寂寞，卻也使他詩格丕變，返身自照，深契實境，篇篇句句，皆可感人，於詩之道，乃證真詮。但他在風疾之前所作則不然，讀詩甚富，奇才藻發，流連於麗詞和練句、古趣與造文，出語每因神往，詩境常由虛構，貌似古人，實非今世。考其前後所作，一虛一實之轉變，可為學詩者之明鑑，故本文擬從幾件往事詩例，略談其前後變化所在。張夢機的詩集很多，篇什宏富，今舉一隅以論其全體，已知為人所笑，不敢辭也。

二、〈淡水泛夜〉與〈藥樓秋集〉

（一）淡水泛夜

此詩原題為〈冬日與師大南廬吟社諸生淡水泛夜月出始歸〉，民國 64 年所作，詩云：

誰向蒼穹倒植蘆蕭蕭，千點萬點作雪飄。長雲南接江來處，混茫直壓滄海潮。滄海潮，捲雲飛，雲耶潮耶遠莫知。薄晚青冥排雲出，袖上煙霞收夕霏。賸有殘雲棲翠壑，留與山僧補衲衣。今我隨雲臨古渡，重喜觀音秀如故。鰲背風來一市腥，寺樓鐘落千林暮。諸生同抱五湖心，呼櫂裂碧尋佳趣。量篙清漪分小艇，扣舷長哦狎群鷗。紅泥爐火，酌武夷之流霞。活水茶鐺，試顧渚之新芽。東眺市廛落吾手，千燈燭夜想繁華。隔江八里千燈外，兩三星火風物異。誰將濃墨潑山水，渲此蒼茫萬古意。倚櫓發幽思，不知霜侵袂。真宰凝兮形釋，禪寂通兮空明。歸殘磬於寥廓，挂繁星以峻嶒。夢豈逐揚州喚月

之鶴，游且效天池搏搖之鵬。崖巖俄頃轉皎潔，東山徐徐吐蟾魄。清輝尚想義農前，萬古彈指幾圓缺。蜀道雲，秦嶺雪，赤壁洞簫牛渚客。漢關烽燧六朝春，分明千秋都照徹。我乃舉匏樽，酌江月。勸爾長照人嬋娟，莫向沙場照白骨。艤舟正催歸，樂甚而復別。拂衣迴看高詠處，唯見冷崖空水霜月白。³

這首詩與〈碧潭篇用高青邱中秋玩月韻呈漁叔師（遙岑螺髻）〉、〈觀變（看潮不辭）〉、〈中部橫貫公路紀行（飛湍瀉玉）〉、〈李花詩（天教姚魏）〉、〈臺北行（杜鵑城廓）〉、〈庚申新春試筆〉等多首七言長篇⁴，都是張夢機在三十到四十歲間，用力最深的作品。可能是這幾年間，他要從短篇恢入大篇，從近體逸入歌行，創造更上一層樓的藝術成就。這些詩後來結集為《西鄉詩稿》⁵，並以此獲得了中山文藝獎，那是 1979 年的事。

全詩分為四段，「誰向蒼穹倒植蘆蕭蕭，……寺樓鐘落千林暮」為一段，以淡江北流，江雲晚斂，寫來遊之故。起筆處以蘆葦倒映水面，瀾漫如雪，現出清冷之相，然後從蒼穹帶出江水，由飄雪虛引江雲，寫到淡水河自南而北，與海潮相接，也就是此行最終的目的地。當日我們抵達淡江時，已是黃昏，接下來四句寫薄暮之雲，「牘有殘雲棲翠壑，留與山僧補衲衣。」化雲為衣，供僧補衲，以虛為實，無理而妙，是張夢機喜歡的作法，因而相似的詩句，也重複見於他許多不同詩篇。接著，他說自己是隨雲而來，先佔清空的地位，下面用腥字韻，又是他的特色用字。

「諸生同抱五湖心，呼櫂裂碧尋佳趣。……誰將濃墨潑山水，渲此蒼茫萬古意」為一段，寫師生同遊，此次同行者一百數十人，分乘兩舟，即詩中「量篙清漪分小艇」的「分」字所本。那一夜，我們帶了小火爐和水瓶，在船上煎水試茗，詩中也寫到此事。小舟由淡水側的江岸，先朝八里方向開出，然後折北出海，所以有「隔江八里千燈外，兩三星火風物異。誰將濃墨潑山水，渲此蒼茫萬古意」之句。淡海是海防管制區，我們師生之中，不論是誰，都沒有夜泛淡江而深入至此的經驗，這四句寫景之餘，亦能點出驚喜之意。

³ 張夢機：《夢機詩選》（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2009），頁 77。

⁴ 以上各詩，皆收入張夢機：《夢機詩選》，頁 51、74、79、85、91、92。

⁵ 張夢機：《西鄉詩稿》（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

「倚櫓發幽思，不知霜侵袂。……莫向沙場照白骨」為一段，「發幽思」三字，指出後面十五句的發想之由，宣示作者將要離開景物的表相，深一層翻入古人之幽情。在這一段裡，他以博學之姿，指水問月，傍若無人。

「艤舟正催歸，……唯見冷崖空水霜月白」為一段，以歸舟作結。

詩法方面，本詩乃七言轉韻體，他巧妙的利用詩韻轉換的特色，再以長短句式參錯，營造長篇的氣勢與歌行的趣味，頗為成功。尤其是，他在每個詩意段落的起結處，利用即將換韻的時機，對該韻的最後四句做了特別處理，用前兩句總結前段，以後兩句開啟下段。例如「暮、趣」本為同韻，他以「鰲背風來一市腥，寺樓鐘落千林暮」兩句，總結前面來遊之敘述，以「諸生同抱五湖心，呼櫂裂碧尋佳趣」兩句，開啟下一段南廬諸生泛江的描寫。「意、袂」也是同韻，他以「誰將濃墨潑山水，渲此蒼茫萬古意」兩句，總結泛江之樂事，以「倚櫓發幽思，不知霜侵袂」兩句，開啟下段心凝神釋與萬古冥合的神思。像這樣在即將轉韻處，釋出後兩句供下一段作詩意轉折的作法，應不是巧合，而是出於精心營造。⁶

張夢機本人很重視這首詩，如果以文字論詩，以才學論詩，那麼，它確是值得一詠三歎之什。不過，由於我是這場淡水泛月的策畫和主辦人，和張先生又有頻繁的師生之遊，當年便曾向他提出一些質疑。

事情發生在民國 64 年農曆 10 月 14 日夜。為了這次雅集，我們在南廬社友中招集了一百數十人，並且邀請汪中、張夢機、尤信雄、陳文華、文幸福等五位師長，一同前去指導。在這次活動之前，我們已經聽王文進談過很多次，關於他們就讀淡江大學時，與汪中、張夢機兩位先生以小艇泛江的故事，我們都很羨慕，乃計畫選一次月圓的週末，一起登舟賦詩。事後，我作了〈奉陪雨齋、夢機、信雄、文華、幸福諸師長與南廬社友淡江泛夜二首〉，並綴以長序云：

⁶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即本詩押韻的問題，最後一韻中的「潔、魄、缺、月、骨、別、白」等入聲韻字，分屬收音為〔-d〕和〔-g〕兩種半輔音韻尾，對入聲字來說，乃是兩種不可跨越的不同韻類。何況七言轉韻體與近體詩同源，詩韻本以鄰韻不混押為宜，把兩個不同韻類的入聲字混押，本來是不可以的。不過，張夢機是湖南人，母語中已無入聲，蘇軾也因為語言中沒有入聲，在七言長篇中，經常把入聲〔-g〕〔-d〕和〔-b〕三個韻類的字都混在一起用。或許，張夢機是因為東坡已有先例而依樣為之，也說不定。

六十四年初冬，余既退任南廬社長之二年，乃規畫此遊。是夜也，皎月圓明，師生百數十人，共乘火車至淡水，租大船二艘，夜航至江海分潮之處。時方戒嚴，水師艦艇環守於外，且令嚴閉船窗。乃於艙中烹茗，煙焰極不堪，復備旨酒，杯不足，同學輩傳卮而飲，盡歡乃還，竟不得見海月。是年汪師五十初過，故末句及之。⁷

淡水河上，當時有公營渡輪兩三艘，從淡水碼頭航渡八里，我們所租的大船，就是這種渡輪。木造，單層，船身有窗戶，座椅只有兩排，傍窗而設，和捷運淡水線的車廂座椅相似。這種船有通航八里與淡水間的任務，所以我們談好租借之後，一直等到營業時間結束，才分別上了兩船，大約已經晚上九點半過後、快十點了。雖然候船很無趣，但是想到平生未有的海月清泛的經驗即將到來，人人還是很興奮。尤其是月色很好，早就是光影高懸，清氣逼人了。

初上船，有人手枕船窗，有人在前後甲板上看月，水上觀月，月在舷端，遠山濃黑，波影通明，經驗非常奇特。至於左右燈火，就如前述張夢機詩中說的。可惜這樣的美景，不久就不可再得，當舟人將船首從八里方向往北偏移，朝著海口加速航進之後，海軍人員便來逼近示警，我們才知道當時戒嚴的範圍，包括淡江口外。我與海軍協調良久，始獲同意在江海潮會之處，停舟輕泛。海軍又要求必須關閉船窗及出入口，人員也不得走上甲板。

即使如此，大家的興趣還是很高，原來準備好要學古人煮酒烹茶，真是連紅泥小火爐都帶了好幾個，茶葉是汪先生收藏的佳茗，最後茶有沒有煮成，事隔太久已經記不清楚，因為在江口泊舟的時間可能不到一小時，海軍就催我們回航了。除了佳茗，汪先生也帶了五糧液來，很多同學第一次喝到大陸名酒。那個時代沒有紙杯，活動組準備的杯子不多，大家傳著喝，一人一口，現在回想起來，真不可思議。那夜我只在東船上，不知道西船的情況如何，大概也差不多。

對照了當夜實況之後，這首詩的關鍵問題就顯露出來了。同行的有汪、尤、陳、文四位，都是他非常親近的師友，詩中並沒有提及。詩的起首用蘆花與暮雲起興，事實上，渡頭遠近都沒有蘆葦，觀音山上即使有雲，也和我們沒有關係，「山僧」本

⁷ 簡錦松：《錦松詩稿》（臺北：里仁書局，2000），卷2，頁22。

是出於想像，「寺樓鐘落」更無其事。

寫舟中所為及所見，稍為近實，但傳杯飲酒，煎水試茶，雖有其事，而詩中連續使用典故加以美化，卻使原來的事件模糊失真。至於舟中遠眺的兩岸燈火與山水潑墨之感，確如所見，當時僅僅一瞥，並非夜泛的重心。由於海軍不許師生離開船艙，「倚櫓發幽思，不知霜侵袂」和「我乃舉匏樽，酌江月」，實際上都是沒有的。至於「真宰凝兮形釋，禪寂通兮空明」以下，用了許多古人月光的典故，卻與現場無關。

因此，這首詩可以顯現張夢機的句法之高妙，典故之深粹，襟懷之超曠，烹鍊之覃深，卻不能顯現〈冬日與師大南廬吟社諸生淡水泛夜月出始歸〉的題目內容。依題作詩的任務，是寫出題目事件的真實，讓讀者觀之覽之，從而對詩人所經歷的經驗產生趣味與嚮慕，若只是憑虛結構，翻空逞奇，展現平日養之有素的才力與學問，在家裡寫詩就可以，何必要登臨賦詠呢？

不過，這樣的作詩方法，在張之淦、羅尚等人也曾使用。張之淦《美游詩記》中有〈拉斯維加賭城歌〉和〈狄斯耐兒童樂園歌〉，都是他十分滿意之作，張之淦，字眉叔，於古文歌詩，俱為名家，此二詩前者自三月四日起意，至三月十二日定稿，後者自二月二十八日即欲作，至三月十八日完成，意匠經營，良有苦心。⁸今以〈拉斯維加賭城歌〉為例：

霓虹夜吐金銀氣，萬瓦嵌珠劇星沸。大漠雲開出賭城，賭徒如海無際。六時八部恆吉祥，賭城以賭為天地。枚猜貴三七，輪轉利百倍，攤籌算黑白，大順執霸世；虎真成市穴噉金，馬快投瓊脅生翅。萬博窮搜宇宙奇，葉子擣蒲原自鄩。輦金如山及鋒試，牆進雲屯在乘勢，河洛真當一戰收，晉楚那容三舍避？呼盧轉雉喝成梟，膽壯心轟矜得意。真人塞其內，機深橘中祕，蕉尋隍鹿失，珠摘驪龍睡，玉女電笑東王甯，連釣六鰲投七餌。風雲變色千驍沒，貳師失律連營潰。眼前須快意，何論明日事？得失兵之常，丈夫胡自器！曹沫須湔三敗恥，安能拱讓封疆棄？悉索窮搜囊底智，背城借一師還濟。賭身賭天賭命成一豪，豈獨百萬區區笑劉毅！成王敗寇心所甘，六奇拚擲陶輪

⁸ 見張之淦：《美游詩記》（臺北：太白書屋，1987），頁8、22、45、63、64。

碎。銅山崩，金堤壞，駢不逝，司命醉，雷轟柱失飛龍墜，垂橐可憐天地閉。昨來傲睨輕王侯，白眼今時橫僕隸，傳車資片紙，爾奉爾身退，那許乞糴求漿溷豪貴！山陬海澨走俚俚，誰能與之天所廢。遊戲言尋宛洛春，庸知生命頗瓌脆。芻狗萬物何其仁？漆燈燐轉深宵厲。人海失一粟，一粟誰省記？百庾千鍾事終細！賭城抑何罪？賭城誠藪利，州司年億收其稅！噫吁嚱！君不見，拉斯加斯日雄麗？又不見，大西洋城城萬雉！⁹

眉叔寫成此詩後，急欲致電蕭一葦，與之談論，欣喜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誠然，他在這首詩裡把古代賭博的典故都用上了，還從古代經典和唐人詩句中摘取了大量的詞彙和比喻。學問之深厚，鍛鍊之精奇，可以自雄而無愧。可是，這些內容放在任何一個大型賭場都可以，何必拉斯維加賭城？而且，詩中的賭博行為與氣氛，都是中國式的，看不到美式賭場的形貌。唯一可以和拉斯維加賭城有關的部分，只有篇首和篇尾點出地名的直述句，但這並非全詩的重心。此詩作於民國 75 年（1986 年），張之淦和蕭一葦都是長一輩的知名詩人，可見當時對於古典詩的看法。風氣如此，張夢機把〈淡江夜泛〉也寫成這樣，便無足為奇了。

（二）藥樓秋集詩

在此，我舉出〈藥樓秋集〉詩為後期詩篇的代表，作為比較，兩個题目的共同點是「雅集」，而且都有許多熟識的人參加，詩云：

孟秋時節仍殘暑，不散炎蒸日亭午。帷前幾樹碧棕櫚，樓外橫互山媚嫵。朋來多為博士師，高屐從容踏庭戶。一甌普洱話滇雲，更話哲理金文古。俄而鮭菜壓瓷盤，射覆送鉤成歡聚。都將逸興付壺觴，還使畸事歸笑語。豈知讌罷意有餘，沙蟹局開邀小賭。運衰早已定輸贏，言詐真感忘賓主。菊花據鉢猶窺人，黃曆羞與枯籐伍。流光漸逝天已昏，輕軫載秋各歸去。¹⁰

自從中風之後，張夢機最喜客來，此詩可為其心境之寫照。前四句於殘暑家中，頻望窗外，棕櫚與淺山，都是即目所有之物。以後兩句一轉，從朋來一茗話一飲食一

⁹ 張之淦：《美游詩記》，頁 45-56。

¹⁰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 2。

談笑—小賭—自歎—盆菊—各歸，順著事件發生次序，兩句一意，如流水帳，層層轉下，頗得昌黎七古章法。

詩的結束處，有「菊花據鉢猶窺人，黃靨羞與枯籐伍」，是室內盆栽，張夢機喜歡在客廳擺設花草，是他多年的習慣。此詩由賓主相歡，忽然寫到據鉢黃菊，獨自向我，乃預言客散人歸之後，獨對虛堂，與〈授課憶舊〉的結束頗為相似：

寒舍開講筵，環坐三學博。論法頻傳詩，啟門授金鑰。秋氣穿前廳，左側臨大壑。巧聯與趣聞，偶爾供一噱。課罷諸生歸，斜陽掛屋角。閒眺雲緩升，周遭盡落索。¹¹

前一首〈藥樓秋集〉詩中，客人眾多，所以身為主人者，可以得到小閒，暫窺鉢菊，這首〈授課憶舊〉詩中，只有三名學生，主角卻是自己，為眾人觀瞻的中心，所以須在諸生歸去，才能閒眺雲起。兩詩的情韻，都是「周遭盡落索」，但在後一首才直率的寫出。

請注意，〈藥樓秋集〉詩中，除了「鮭菜、射覆送鉤、沙蟹局」等，用雅語替代今事之外，沒有多餘的用典。所寫之事，都是眼前正在進行的真實，沒有翻空逸思式的騁才俊語。甚至像「鮭菜」之類的詞彙，雖是他從年輕時就愛用的古人成詞，見多了不足為奇，但以現成古人詞語來替代宴飲，畢竟是一種習慣性的懶惰，因此，到他後期詩中，如果有機會，就不再替代，而直接寫出實際的食物，如〈羅尚、陳文華見過〉詩的第二句：

羅隱陳陶高名在，一鍋來共酸白菜。相顧同是阮嵇流，避世因非聖明代。歌呼卓午熱中腸，收拾杯盤試茗香。練氣評詩話難盡，不覺樹罅漏斜陽。¹²

或是〈藥樓春集〉的三、四句：

天昏晝晦大樓朱，卓午前來眾客愉。餃白登盤配魚豕，茶黃澆舌試杯壺。論交歲月隨流水，話病心脾惜賤軀。一事告知同警惕，沙塵暴已襲城隅。¹³

¹¹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9。

¹²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86。

¹³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96。

前者直寫所食的是酸白菜鍋，後者出現了水餃、魚、豬肉、茶，以真實的飲食，紀錄朋友歡會的真實情境。有人認為這種作法，是張夢機嘗試以新名詞入詩，呈現當代感的新詞彙之運用，並非如此。¹⁴對於一位成功的詩人，詞彙新舊，只是作詩的外徵，有如附著在詩表面上的皮毛；詩人真正用力的所在，是在決定詩的內容，運用神思，以汲發生命的內奧，是比皮毛還要根本的內在深心。真實，才是他現在作詩的深心和主意。

再舉一首〈夜半聽雨感舊〉為例，引用這首詩來比較的原因，是這首詩也以「遊」為基調，和〈冬日與師大南廬吟社諸生淡水泛夜月出始歸〉題目有相似之處，詩云：

茶甌已餘普洱茶，攜得殘詩眠樓館。中宵猛雨來滂沱，衾枕涼生夢乍斷。回思舊居浙瀝時，年少閒臥貪清簟。記曾呼朋宿招提，禮佛讀書忘朝晚。大岡山腹窮幽草，鄰右樵戶傳雞犬。濕雲淹榻梵唄清，窗外杉篁屢磨颯。於今聽雨棲郊垞，養拙十稔非偃蹇。力疲足弱同駑駘，欲返鯤南悵路遠。¹⁵

起四句說自己喝了普洱茶後，詩沒寫完就睡著了，卻在夜半為大雨所驚醒。中間八句回憶少年時在岡山舊居，也是這樣大雨，那時曾與友人在大岡山超峰寺讀書，末四句寫中風後不能行步，無由重返舊地。

詩中的用字仍以清雅典麗為則，寫茶、詩、雨、簟、寺、鄰戶、榻、窗外、乃至「於今」以下四句，都做了雅化的修飾。尤其是禮佛讀書、幽簟、濕雲、郊垞、力疲足弱等語，都有才學的痕跡。不過，這些雅化的修飾也適如其分，並沒有掩蓋詩內事件的本質，對大岡山超峰寺沒有誇大的玄想，也清楚的讓人看見他自身的動作，「養拙十稔非偃蹇」和「力疲足弱同駑駘」，雖然多用古人詞彙，說得比較迂曲，沒有直接寫出病中，但「足弱」二字點出中風後不能行走這件事，確實是他最大的苦惱。

¹⁴ 「呈現當代感的新詞彙之運用」、「賦古典以新貌」之說，是 2010 年《藥樓近詩》出版時購書網的推薦詞，見《印刻·舒讀網》，網址：<http://www.sudu.cc/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3070012258>（2015 年 1 月 1 日上網）。新名詞入詩的問題，對於作詩的人僅僅是很小的事，張先生從年輕時就不排斥新名詞入詩，後期詩尚寫實，寫到眼前事物，自然會出現古代所無的新名詞，不必強調為重要特色。

¹⁵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 68。

相較於〈冬日與師大南廬吟社諸生淡水泛夜月出始歸〉，該詩除了地點在淡水，人物在舟中，合於事實之外，其他都是以虛筆寫翻空易奇之想，所得盡是虛構的情景。然而，從〈藥樓秋集〉詩，可以看到詩人從注目樓外到歡筵於室內的一幕幕場景，樓外棕櫚與鉢中菊花，都是實景，而企盼、歡愉、悲哀三者交纏的深沈之意，致足感人。〈夜半聽雨感舊〉詩，也可以明朗的看到他在病中夜晚的活動，大岡山佛寺舊游的形象，以及枯坐輪椅的醒後之情。昔之虛與今之實，真同隔世兩人之作。

三、〈李花詩〉與〈茗飲歌〉

(一) 李花詩

張夢機最愛的另一首七言長篇是〈李花詩〉，詩云：

天教姚魏鍾京洛，人向廣陵誇芍藥。嘉李不與爭奢華，當春獨著齊紈薄。炎
 陬早秀攢霜葩，一株癡小倚風斜。玉女靚妝驚楚楚，縞衣相對思無邪。平生
 冷抱耽岑寂，花不愛桃惟愛李。殷紅但飾承平春，鮮白自明無月夕。日氣暄
 花雪乍翻，香處成蹊不在言。恐我吟心委塵土，故持雅絮銷浮喧。時詠九標
 念幽躅¹⁶，壞劫乾坤惜芳馥。殘春樓外狂飆多，願卓長旛高過屋。¹⁷

此詩為七言轉韻體¹⁸，有題下註云：「丁巳（民國 66 年，1977 年）春杪錦松弟自明潭寄贈李花數枝，愛其風姿不塵，遂仿昌黎、義山之作賦此」¹⁹，所謂仿昌黎、義山之作，蓋指韓愈〈李花贈張十一署〉、〈李花二首〉²⁰、李商隱〈李花詩〉²¹，而主

¹⁶ 唐·馮贇：《雲仙雜記》，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 35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 8，頁 7 下，引《承平舊纂》載唐初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

¹⁷ 張夢機：《夢機詩選》，頁 85。

¹⁸ 本詩押韻方面，第三韻：「平生冷抱耽岑寂，花不愛桃惟愛李。殷紅但飾承平春，鮮白自明無月夕。」其中「李」字失韻，應用入聲十一陌之字。

¹⁹ 張夢機：《夢機詩選》，頁 85。

²⁰ 見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338，頁 3791；卷 340，頁 3807。

要是指〈李花贈張十一署〉，不論體裁或內容，皆有相似之處，至於李商隱，我覺得和李商隱的〈李花詩〉直接關係不大，受〈燕臺四首〉的影響反而多些。

不過，據我所知，張先生想作李花詩，蓄念甚久，他自言仿昌黎、義山之作，可能只是託詞。那一年是民國 66 年，我在日月潭教書，回臺北時去看他，他問我日月潭有沒有李花。我的書室前、臨水處，正有夭李四樹，所以我回說：「有之。」他告訴我，很想寫李花詩，但沒有看過李花。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笑的決定，張先生說：「你能不能寄一枝給我。」我竟然不假思索的答應了。回到潭上以後，也十分認真的剪了幾枝，用紙箱密密裝成包裹，送到日月潭郵局去寄。

事實上，這個想法很呆，會這樣做更呆，李花很輕很薄，輕輕在枝上一觸，就瓣落香散。何況當年郵寄很慢，限時包裹送到他手中，大約要七天，白潔的李花，早就雲衣成塵，化作護花的春泥了。拆封之時，想見寄者的癡笨，會大笑不已吧？

這就是「丁巳（1977）春杪錦松弟自明潭寄贈李花數枝」的事實，至於詩中所寫的李花，確是用我和他談話時所形容的潭畔李樹的形貌為藍本，從「炎陬早秀攢霜葩，一株癡小倚風斜」之句可知。也就是說，他收到的明明是已成黃褐如鐵的乾枯之物，而他眼中卻依然是數枝李花，並且深情的聯想到它在日月潭畔的母株，而「愛其風姿不塵」。

若就學昌黎與義山而論，張夢機的〈李花詩〉結構比韓愈緊密，句韻兼得義山之美。不止於此，請注意他在詩中宛轉道出的「平生冷抱耽岑寂」、「恐我吟心委塵土」、「殘春樓外狂飆多」等句，都從「我」的立場出發，情緒中深含哀怨。自從張先生告訴我想作李花詩，以及前後多日我和他的對談中，都可以感覺到，他寫下這三句詩，絕非無的而發，應是有所怨刺的。因此，就文字論詩，就才學論詩，就作者之情怨論詩，這首〈李花詩〉都無愧是佳作。

但是，這也反應了張夢機三十七歲時的詩觀，並不重視真實。為了作詩，可以造景，可以造情，可以對枯枝而忽略其枯槁，可以把完全沒有看過的夭李，說成眼前物，這都是在他的後期詩中所不會出現的現象。

²¹ 見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卷 539，頁 6167，李商隱另有〈子直晉昌李花〉（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卷 541，頁 6228）不與焉。

(二) 茗飲歌

張夢機風疾以後之作，並無題目可與〈李花詩〉相當，相似度較為接近的是〈茗飲歌〉，飲雖動作，茶則為名詞，性質略可比較。詩云：

闌干春暖花妖嬈，青山橫互雲浮飄。廣廳有客致新葍，微馥可待驅塵囂。銅鑪得火煮活水，看沸蟹眼聽松濤。昔因地僻違試茗，茲日幽意隨煙搖。興來援例說章脈，玉谿跌宕才尤高。反常合道辨奇趣，髯蘇千古真詩豪。唐宗貌淡神復邃，宋刊浮彩豎同篙。嚴為分整本無謂，清辭麗句俱堪褒。論詩口訥詫移晷，杯勺已覺茗翠銷。洗壺重沍煩素手，細芽嫩葉如香苞。回甘留沍喉舌潤，味永還令吟腹枵。梨山遠憶得春早，旗槍雲噴今相澆。暮天陰晦燈已上，收拾茶具心寥寥。蒼茫夜色漸四合，膳罷人去羅東遙。²²

本詩是使用韓昌黎體的七言古詩，押平聲一韻到底。上句遵用「二平五仄」之法，二十八句中只有「唐宗貌淡神復邃」、「洗壺重沍煩素手」、「回甘留沍喉舌潤」、「暮天陰晦燈已上」四句不用此格；下句遵用「四仄三連平」之式，僅有「杯勺已覺茗翠銷」、「味永還令吟腹枵」兩句不用此法。

在平聲一韻到底的七言長篇中，大量使用「上句二平五仄，下句四仄三連平」，以此創建了七言古詩體裁，本是韓愈獨得之術，明人文徵明²³、清人王漁洋、趙秋谷曾揭此祕²⁴，但不如近人羅尚說得簡單明白，張夢機為羅尚摯友，曾介紹羅文刊登於《學粹》雜誌²⁵，現在他自作詩也實踐此法。由此可見，他對這首〈茗飲歌〉的寫作態度，是嚴謹而有深意的。

²²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 32。

²³ 見明·文徵明撰，周振甫點校：《文徵明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5，頁 426-429。〈三月十九日同陳以嚴、鄭尚伯、伍君求、及二子津、汾游城西諸山，自閩門泛舟抵支硎登陸，歷賀九嶺、一雲庵、北峰寺、天池、天平，次第得詩九首〉，這組詩作於正德 4 年（1509 年），第八首〈天池〉為七言古詩，文徵明自述遊蹤，從支硎山到了天池山。此詩共二十六句，用平韻一韻到底；上句，除頭尾兩句外，都使用「二平五仄」法，下句，用全部十三個句子都使用了「四仄三連平」法。

²⁴ 見王士禛《師友詩傳錄》、《詩友詩傳續錄》、《漁洋詩話》、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趙秋谷所傳聲調譜》、《七言詩平仄舉隅》，趙執信《聲調譜》等，皆收入丁福保：《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²⁵ 原文刊載於民國 60 年左右出版的《學粹》月刊，我手上原有一份，已失所在。

本詩可分四段，第一段為「闌干春暖花妖嬈」至「茲日幽意隨煙搖」，寫朋來試茗；第二段為「興來援例說章脈」至「論詩口訥詫移晷」，寫座中談論唐宋詩之樂，「口訥」尤為傳神，張夢機中風的主要癥狀，是口不能說，手不能舉，足不能行，但是他喜歡談笑的性格毫無改變，發音最艱難的人是他，講出笑話最多的人也是他，而且是真正好笑，不是引人同情陪笑而已。第三段為「杯勺已覺茗翠銷」至「旗槍雲嘖今相澆」，寫坐久茶味已淡，洗盞重沏。第四段為「暮天陰晦燈已上」至「膳罷人去羅東遙」，寫至客歸而止。詩中清晰可見，試茗之所，是吾家客廳，茶是羅東學生攜來的新芽，飲茶時，來人坐聽他談說唐宋詩。詩中還細緻的寫到重新沏茶，並且補敘是採自梨山的春茶。最後，以舉重若輕之法，只用四句寫友人之去。

在這樣用心經營的七言古詩裡，張夢機只是依著來客與自己的互動，寫下真實發生的事。詩中的詞采依舊雅麗，但也只有「銅鑪得火煮活水，看沸蟹眼聽松濤」兩句，點化蘇軾〈汲江煎茶〉詩的現成句子，出現了與現場真實泡茶方法不相符合的過度藻飾，「旗槍雲嘖」也是古代茶葉的典故，非臺茶特徵。但全詩二十四句，僅在少數句子偶而用典失真，比率甚低，可見作者已經非常節制了。特別是在詩篇將結束時，寫客人之去，完全不用空洞的美感，而是寫上天晚、室暗、點燈，以及收拾茶具，這些看似沒有美感卻有具體形象的事情。讀者試把自己變身為日坐輪椅，寂寞空山的六十歲知名詩人，便可以充分領會其言外的情緒，正是包含著佳客即將離去的無限惆悵。

比較〈李花詩〉和〈茗飲歌〉，其差別並不只是〈李花詩〉的深麗繁藻，到了〈茗飲歌〉盡數刊落而已。李花詩全部為詩人才學的再現，詩中所有的事件、場景完全虛構，僅只是作者思意的流動而已。〈茗飲歌〉從開始就落實到有人在泡茶，然後有具體的談詩內容，讓人感覺到來者應是年輩稍晚的中文系之人，接下來的重新洗盞更沏，也是臺灣常見的泡茶習慣，茶，也是實有其物的梨山春茶，詩人的心意，烹練的覃思，都是為真實所用。

四、〈近郊晚步〉與〈環河道中〉

（一）近郊晚步

〈近郊晚步〉是張夢機三十餘歲時在碧潭邊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詩，第六句的「新塍」指新店空軍烈士公墓，位於碧潭西側山地，他的友人俞志堅葬於此²⁶，題目用「近郊」而不說是「碧潭」，不知何故？詩云：

潑戶春光醉不勝，晚來江表寄管騰。一篷明月閒吹笛，百甕晴潭冷汲燈。夕
靄扶人過野寺，疏鐘先我下新塍。雲歸宿在西巖外，留與禪廊補衲僧。²⁷

張夢機寫這首詩之前，有一段故事，我也參加了，因而熟知其本末。那一天，他邀約了多位學生，晚上到碧亭飲茶。當日下午，我一個人先到他位於新店鎮郊的家中請益，所以就兩個人一起走路去碧亭。到的時間太早，張先生說想去看他的同學，就是新店空軍烈士公墓，公墓在碧潭西側山地，從精忠路 12 號的大牌門進去，向西南延伸，佔地約五公頃。²⁸他在一座墓碑前沈思很久，說是兒時的好友飛機失事後葬於此，後來才知道是俞志堅。之後，我們沒有走大牌門出去，而是從大佛寺方向下山，不知是時間關係，或者是他根本沒有要進入這座寺院，我們經過寺門而不入，就往碧亭下去。

一星期後我再去看張先生，他說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就是「夕靄扶人過野寺，疏鐘先我下新塍」修改前的樣子，我依稀記得原句不是這樣，好像寫踏著影子之類，我說，可是我們那天下山經過寺門時，影子在身後，踏不到；而且好像也沒有鐘聲。張先生認為這個簡錦松沒有希望了，學詩的人怎麼會這樣死板，一點也無美感。我說，我們研究古人都是根據他們詩文所寫的內容去論證，如果詩句所寫的方位、事件和真實不符，將來如果有人根據這首的詩去研究您，怎麼分辨那些是真？那些是假？後來，他大概同意我的疑問，改為「夕靄扶人」，夕陽光不管在那裡都可以扶人，

²⁶ 張夢機：〈感春六首之六〉，《夢機詩選》，頁 88。

²⁷ 張夢機：《夢機詩選》，頁 91。

²⁸ 新店空軍烈士公墓位於碧潭吊橋西側橋頭上方，因面積廣大，擬以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為代表位址，約為 24°57'24.92"北，121°31'56.86"東。

沒有影子方位的問題。我還是覺得「疏鐘先我下新塍」不真實，俞君去世已久，不是新塍，而且，當天實在沒有聽到鐘聲，不能說有大佛寺就有疏鐘。張先生很顯然的不同意我的質疑，他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李漁叔和周棄子兩人一道騎腳踏車上班，有一次兩人作詩唱和，李漁叔的詩說路上有一個不可超越的大湖，周棄子卻說我們兩人同行，根本就沒有湖水前橫。張先生同意李漁叔，他認為詩人緣情而動思，即使路上本來沒有湖，心中覺得應該有個湖阻礙於前，寫入詩裡，有何不可？

因為他舉了這個故事，我心裡另外一個疑問就沒有提出來，那就是全詩的時序與事件的不真。此詩的題目是「晚步」，第二句寫的也是「晚來」，「晚」字的時間定義是在「暮」之前，「暮」字本義為日在草間，在古典詩裡，晚、暮、夕、夜的區隔十分清楚，五、六句和七、八句的風景，也都寫斜陽尚在的時候，可見這首詩已經有了明確的時間定位。但是，三、四句卻說：「一篷明月閒吹笛，百甕晴潭冷汲燈」，分明是夜景，怎麼可能呢？而且，「一篷」只能作篷舟解，「閒吹笛」的「閒」字是主詞人物的心情，「吹」是主詞人物的動作，兩句合起來看，就是作者在船上吹笛，而張先生是不解吹笛的。像這樣作詩，薈萃了古人的雅趣，烹鍊著古詩的成詞，展現出作者多聞強記的博學，和善於點鐵成金的才華，背後卻藏著巨大的遺憾。所以，他的後期詩便棄虛取實，大異昔日之道。

（二）環河道中

因為同樣發生在碧潭附近，同樣是道中之作，所以我選擇了這首〈環河道中〉，來和〈近郊晚步〉比較。民國 83 年（1994 年）張夢機從風疾臥床的頹廢中，決定作詩自遣，這首〈環河道中〉便是他最初寫成的作品之一，詩云：

瀝青道路起輕埃，燭夜千燈隔岸來。枵腹猶嘗秋寂寞，大橋不鎖水滌洄。曾
占微命殊非薄，誰料沉疴換此哀。鷗外新墩明月在，山邊遙指小樓回。²⁹

「環河道」的真實路名是「環河路」，指沿著新店溪堤上修築的這條道路的景美至新店段。詩中所寫的大橋，指橫跨新店溪的碧潭大橋，當時是環河路新店端的終點，

²⁹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 108。

右轉過橋，便是往安坑藥樓的公路。從第三句的大橋，和結句的遙指藥樓方向，可以知道本詩所寫位置，是在環河路接近新店之處。再綜合「隔岸千燈」、「明月」、「遙指小樓」等條件來判斷，他應該坐在轎車的右側位置。「新墩」指碧潭攔水壩，位於碧潭大橋下。當時車行方向是自北而南，接近碧潭大橋，冬季月行南陸，月亮正在車前，所寫皆是眼前實景。



圖1 〈環河道中〉詩相關地名，以Google Earth Pro製作

張夢機這首詩固然有著深沉的悲哀基調，但昔年鍊字鍊句的本領仍在，詩句依舊清奇婉麗。雖為中風的病人，在好友開車載送下，從醫院回到山居，詩興還是很高的，對過眼風景看得很仔細，寫入詩中也真實而有序。

此詩完成不久，我正好去看他，他這時剛恢復作詩，手還不能寫字，話也說不清楚，要一個字一個字講出來，讓長期照護他的敏姨抄寫，看護敏姨雖然人很好，可是識字不多，兩人合作寫成一首詩，要費很大的工夫。不知道是那一年，他可以自己慢慢寫字，作詩的量才大增，此是後話。臨走時，張先生交給我一點詩稿，幫

他帶回高雄打字，當時蘋果電腦還有中文不相容的毛病，我在學校和基金會的事情也很多，所以隔了許多天才交回給他，他大概很失望，打了幾次電話催促，因為這樣，我對這首詩的印象特別深刻。

讀這首詩，如果只是看到神情的悲哀和句語的婉麗，就太可惜了。必須注意到詩中所表現出來的全面寫實。就如前文所分析的，整首詩的進行順序，是以觀景先後為其次序，而觀景先後，又與車行方向吻合，連月亮所在的方位，也與實境相符，詩中也沒有多餘的典故。

由〈近郊晚步〉到〈環河道中〉的虛實轉變，並不是單一的現象，請再比較下面這首〈出院喜賦〉：

杏林七日樊籠豎，多欣遇赦返自然。惱人院食已摒棄，忍閒孤寂甘徒捐。輕車馳向郊道上，橋東樓閣高撐天。碧潭只在碧橋外，畫圖一幅臨空懸。橋西小鎮萬千戶，曩是滄海今桑田。玫瑰城僻對丘壑，浩園花木迎初還。感吾頑疾逾十載，耕莘往復無不便。沉痾微恙求診治，歸攜丸藥軒廊前。三春盤舍看眾鴿，九夏嘒嘒聽鳴蟬。書披秋畫詠冬夕，偶爾客至同腥羶。浮生閒適忘寵辱，枕山養拙過餘年。坐監住院本相似，何如此際為茶仙。³⁰

本詩也是韓昌黎體的平韻七言古詩，同樣嚴守「二平五仄，四仄三連平」之法，這種七古平仄法式並不要求句句都遵守，即使是韓愈本人作詩，也會留下少量句子不用此法則，本詩中有「多欣遇赦返自然」、「輕車馳向郊道上」、「耕莘往復無不便」、「沉痾微恙求診治」等句不用此法，合於體格的需求。

章法方面，本詩四句一小段，首四句寫出院了，不必再吃院食，真好。續四句寫車行環河路，橋仍是碧潭橋，橋東是新店市區的高樓，碧潭雖然在橋外，車中不能看見，仍可遙想其如畫。再四句寫橋西，山坡上有新興的大片住宅社區，自己所居的浩園雖看不見，也是在那一帶樓群之中。接下來，「感吾頑疾逾十載，耕莘往復無不便」四句，寫病中時常往返新店耕莘醫院，以補敘輕車往來環河路的原因。再下來的四句，分敘春夏秋冬在藥樓宅中的生活，最後四句回應出院的欣喜，坐監和住院，本來相似，現在回到家裡，寬閒飲茶，不啻神仙。全詩雖然長達二十四句，

³⁰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頁 85。

但前後時空承接，秩序井然，中間穿插敘述各種感受、景物、生活細節，都是真實語，讀這樣的詩，彷彿身入浩園，不需導引，便可化身為主人。

比較前期所作的〈近郊晚步〉詩和後期所作的〈環河道中〉、〈出院喜賦〉等作，前者彷彿看到早歲風流自喜的張夢機，一詩寫就，情采雅韻，都足過人，卻看不到他真實的人身。後者句句都有清晰的自己身體的形與動，意味著他開始認真的面對自己，想要寫下當前的真實。將來如果有人想拍攝張夢機真人真事的電影，將要依據什麼詩篇來還原當日的場景呢？已是不言可喻。

五、結論

古典詩有長遠的歷史，古今詩人所用的詞彙，乃至詩篇的內容，美感的傾向，時有傳承與摹倣之跡，讀多了古詩，不免會互通互用。凡是學詩之人，都有這種經驗。

張夢機早歲得鄒滌暄、李漁叔、吳萬谷的指授，三先生皆長於法度、裁章，與活法、奇趣的經營，他本人在師大國研所就讀期間，也精研詩法，從《近體詩發凡》、《思齋說詩》，到《古典詩的形式結構》，均可見其持論之典型，他又好讀古人詩，出唐入宋，尤精熟工部、義山與蘇、黃之作，而下逮同光諸老。他研精而思覃，才高以學富，因而所作之詩，左右採擷，清詞麗句，必追古人，也是當然之事。

但作詩並不是重組古人文辭之美，也不是重現古人言意之趣，詩之所以吸引人讀它，原創性是最重要的因素。詩中所寫，不外目見之景，及身之事，各人因其所在時空與所遇事件不同，詩之所造，必定有所別異。我們讀唐詩也好，宋詩也好，常常說某人自成一家，就是說此人所寫的情、景、事、語，具有原創性。因此，我們在杜甫詩中看不到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在韓愈詩中也看不到杜甫的〈哀江頭〉。³¹至於蘇軾的「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³²，

³¹ 分見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卷 177，頁 1809d；卷 216，頁 2268c。

與陸游的匹馬梁州之遊必定不同。³³這些知名詩人，都是各自書寫自己的真實，正因為如此，他們所寫的情與事才有原創性，才能永久的吸引讀者。

張夢機的風疾，是天地神明開玩笑般加給他的不幸，但絕不是因為有了如此不堪的不幸，便能使他的詩進步到此境界³⁴，所謂詩窮而後工，只是古人茶飯之餘的口頭禪，當不得真。我們如果認真嚴肅的看待他的前後期變化，便知道這是在絕對的沈潛冷靜之後，真正悟入古人作詩之法，乃在寫出自我身上真實的言動。換言之，風疾之後身體的不動如山，給了他停止以奔駿逞才為詩，回到古人自觀我身以寫真實的機會。然而善用這個機會，成就他後期詩的絕高格調，乃是出於其驚人的悟力與早年養成的詩功。沒有前期虛騁才華的夢機詩，就沒有後期語語真實的夢機詩。

無論如何，人間最不可思議的，便是張夢機在中風廢吟二、三年之後，還能重新作詩，盡去前日之習，充分繼承李、杜、韓、白、蘇、黃的寫實傳統，用詩句寫下自己另類精采的生活。他的後期之作，指出了古典詩寫作的唯一途徑。然而，如果天意真是如此，要一位傑出的詩人以病痛絕望之苦來回證他的真實，未免太殘酷了，寧可不要作詩吧！

³² 宋·蘇軾，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7，頁307。

³³ 指陸游〈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見宋·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50，頁13a。

³⁴ 參閱顏崑陽：〈藥樓詩稿序〉，《顏崑陽古典詩集》（臺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98），頁159-163。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唐·馮贇：《雲仙雜記》，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350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宋·蘇軾，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明·文徵明撰，周振甫點校：《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 *丁福保：《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二、近人論著

- *張之淦：《美游詩記》，臺北：太白書屋，1987。
- *張夢機：《西鄉詩稿》，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臺北：里仁書局，2004。
- *張夢機：《夢機詩選》，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2009。
- *簡錦松：《錦松詩稿》，臺北：里仁書局，2000。
- *顏崑陽：《顏崑陽古典詩集》，臺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98。
- 《印刻·舒讀網》，網址：<http://www.sudu.cc/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3070012258>
(2015年1月1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ing Fu Bao, *Qing Shi Hua* [The Poetic of Qi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78).
- [Tang] Feng Zhi, “Yun Xian Za Ji,” in *Si Bu Cong Kan Xu Bian* [Collectaneum of the Four Categories], vol.350,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 Jian Jin-Song, *Jin Song Shi Gao* [Poem Manuscript of Chin Sung], (Taipei: Lern Book Co., 2000).
- [Qing] Peng Ding-Qiu, *Quan Tang Sh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ms],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60).
- [Song] Su Shi, *Su Shi Shi Ji* [Collection of Su Shi Poems],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90).
- Yan Kun-Yang, *Yan Kun Yang Gu Dian Shi Ji* [Collection of Yen Kun Yang’s Classical Poetry], (Taipei: Han-Color Culture Company, 1998).
- Zhang Meng-Ji, *Xi Xiang Shi Gao* [Poem Manuscript of Xi Xiang], (Taipei: Xue Hai Publishing House, 1979).
- Zhang Meng-Ji, *Meng Ji Liu Shi Yi Hou Shi* [Poems after Age Sixty of Meng-Chi], (Taipei: Lern Book Co., 2004).
- Zhang Meng-Ji, *Meng Ji Shi Xuan* [Selected Poems of Meng-Chi], (Kaohsiung: Hung Wen Book Company, 2009).
- Zhang Zhi-Gan, *Mei You Shi Ji* [Poems of Journey to America], (Taipei: Taibai Book Company, 1987).

